

国宝会「说话」

揭开江南地域文明的神秘面纱

铜箭鏃

吴市陶片

十二生肖俑

提梁壶

龙首金钗

三国龙首柄铜熏

苏州考古博物馆是江苏首个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专题博物馆,该馆以“遗址—地层—遗迹”为基本逻辑,用成套的器物组群展示吴地人类历史文化的演进历程,致力于打造贯穿考古全生命周期的展示、研究和探索平台。

馆藏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品为基础,精选1200件(组)出土文物,涵盖陶瓷器、漆木器、青铜器、金银器、玉石器等,其中超过五分之四的展品与遗迹为首次亮相,揭开了江南地域文明的神秘面纱,带领受众沉浸式体验富有趣味的考古世界。

龙首金钗

吴市铭文箭

提梁壶

一件炊器  
见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炎炎夏日,来首都博物馆的观众恐怕很难拒绝一支造型非常有特色的伯矩鬲文创雪糕。这款雪糕是以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伯矩鬲为原型制作的。

伯矩鬲,全称“牛头纹带盖伯矩鬲”,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251号墓。鬲是古代炊器,与鼎外形相近,但存在显著差异。从形制上看,鬲的器足呈空心柱状且与器腹连通,而鼎为实心足足腹分隔。鼎主要用于烹煮肉类,鬲则专司谷物炊煮。不同社会阶层所使用的鬲,其材质也有所不同,普通民众日常多用陶制鬲器,而青铜材质则被贵族阶层专用于礼仪场合。

要在偌大的展馆中找到伯矩鬲,十分简单,因为它有一个“通关密码”——集齐七头牛。在青铜器中,伯矩鬲可谓“精致小巧”,通高仅33厘米,口径22.9厘米。但仔细一看,可以发现它的造型和纹饰充满了力量感。

整个器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的牛头。盖子的最顶端,两只圆雕的小牛首背靠背站立着,它们的耳朵线条柔和,眼睛微微凸起,仿佛带着生气。盖子本身的表面,又浮雕着两个巨大的牛首,它们的牛角异常夸张,像两把弯曲的大刀,高高翘起,甚至越过了鬲的器耳;角身上刻满了细密的鳞片状纹路,牛口张开,露出獠牙,透出一种近似神兽的威严。转到器身下部,支撑鬲的三只袋足(像口袋一样鼓起的足),每一足上都装饰着一个牛首。这些牛首的鼻子向前突出,仿佛正在奋力冲撞。这些牛首,运用了圆雕(完全立体的雕刻)和高浮雕(凸起很高的雕刻)的技法,尤其是牛角飞扬的立体程度,在存世的青铜器中非常罕见。

真正让伯矩鬲价值连城、成为国宝级文物的,是它身上那15个字的铭文。伯矩鬲盖内及颈内壁分别铸有相同的15个字:才(在)戊辰匳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翻译过来是:某年某月戊辰这一天,燕侯赏赐了我的主人伯矩许多海贝,主人为了纪念这一荣耀而铸造了我,并用于祭祀他的父亲戊。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通常是记载王室给予分封地的诸侯或宠臣的赏赐,受赏一事往往与祭祀先祖联系在一起,这是当时青铜礼器的一个重要特点。有文献记载,伯矩此人活跃于西周燕国的上层社会,他应当有十分重要的身份,燕侯才会直接赏赐给他一些器物。

最重要的是,这件鬲的出土地点——琉璃河遗址,以及铭文中的“匳侯”,与此地其他墓葬(如M1193大墓)出土的多件带有“匳侯”铭文的青铜器(如“克盂”“克盃”)相互印证,确凿无疑地证明: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就是西周初年燕国的始封

清代粉彩包袱瓶



此瓶高18厘米,瓶身呈葫芦状,外壁以白釉为地,满绘南瓜藤蔓及花果图案,饱满生动,纹理细腻。瓶体正中装饰包袱纹,结扣于瓶身前部。

据介绍,该瓶为清晚期粉彩瓜纹包袱瓶,其施彩明丽、器形典雅,为清代粉彩瓷器的上佳之作。

(据《侨乡科技报》)

紫檀木边框百宝嵌虎丘云岩寺诗画双连挂屏



清代紫檀木边框百宝嵌虎丘云岩寺诗画双连挂屏,长118.6厘米,宽76.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紫檀木边框百宝嵌虎丘云岩寺诗画双连挂屏呈“吕”字形,委角双阳线紫檀木边框,线间用各色玉石嵌出松竹梅图案为饰。

挂屏屏心上部在香色漆地上用玉字嵌出乾隆《游虎丘云岩寺》诗一首:“云岩重至不因山,露冕因民瞻仰颜。虎阜松篁晴益蔚,剑池蹊径昔原闲。生公愿力依稀是,短簿风流想像间。遍野黄金菜花茂,今来真不负跻攀。”屏心下部,以玉、象牙、木料雕嵌云岩寺风光。

(据《人民政协报》)

沈存周制盃式锡酒壶



沈存周(1629年至1709年),嘉兴人,字鹭雍,号竹居主人,别号“沈锡”,室名“尚玩堂”。康熙初年居住在嘉兴春波桥(现解放街道一带),常年以制作锡器为生,曾为朱彝尊制作酒斗以贺寿诞,一时传为美谈。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他所制作的一件圆锡壶。

沈存周制作的这把盃式锡酒壶尺寸为15.8厘米×15厘米,材料为上品锡材,采用熔锡、制模、裁剪等十余道手工工序制作而成,做工极为考究。造型上,圆顶、炮嘴、圆把、三足,线条圆润流畅,敦实厚重,高雅美观。壶身镌有陆游《夜坐独酌》中的诗句“一壶清露来云表,聊为幽人洗肺肝”,并题款“碧玉亭中玩刀,存周”。

这款盃式锡酒壶不仅是一件实用的酒器,更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艺术品,制造者以其独特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向世人展示了康熙时期封建士人生活美学的精髓。

(据《联谊报》)